

T 5422/7671.2

14

CHINESE - JAPANESE DEPARTMENT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白榆集卷之十五

論

三美水利

東海復原

大成天下之... 事者其志欲... 其誠欲... 古者... 誠... 可以...

白榆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緯真著

論附諸考  
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銳其心欲誠其量欲虛  
其識欲遠其智欲習其機欲斷六善不備事罕底績  
古有移王屋之山者其志銳也陷呂梁之水者其心  
誠也匹夫之言可以集事其量虛也九州之大可以  
燭照其識遠也長途之智則先老馬用其習也狐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之來則示玉玦貴其斷也此六善者天下之事所以成也古之聖哲大人經營天下澤被當時流照後世率用此道况水政哉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嘗而懸斷也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非完誠

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郝亶曰單鍔郝亶詳于治曰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綿亶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苕霅等谿由湖州七十二澗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九陽江洮湖荆谿諸水由常州百墳而入北有運可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由江陰一十四墳入于大江東出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

江海不及者亦由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  
面受水濁湖有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  
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  
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鯁塞則停緩無  
力天時一遇淫雨則泛溢爲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  
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由江入海大江之水日  
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  
清駛隨輒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  
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鯁泥沙

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况三吳地形東來漸  
低蘇州爲常鎮之下流松江爲蘇州之下流蘇淞並  
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  
太湖水口旣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  
太湖旣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於蘇州而  
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水松江而松  
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滄  
沒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鱉雖朝廷下令  
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參利害相半迄未

白梅集 卷之五 三  
聞有爲三吳遺千百年之水利者禹曆五年朝廷乃  
簡命臺使者懷安林公以璽書來督三吳水利奉命  
驅馳矢謨宣力蒙犯霜露郊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  
訪諸縉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  
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于太湖瀉于  
三江而入于大海既已得水利之要領而各郡各邑  
江湖河渠浦港洪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  
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內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  
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壅塞四十餘里以復

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雁  
山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于淞江以澱山湖一接太  
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爛路港不足以洩之故于青  
浦濬大小山涇以洩澱湖之水而南入于泖又濬踰  
開河以接大漕港濬橫塘橫泖以接蒲漚塘濬崑山  
澱湖諸口使湖水分注千墩道褐趙屯大盈崧子盤  
龍等浦而北入于江又以三泖北納澱湖南連浙水  
西入長洲吳江諸蕩故于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  
塘金山三泖等河上下橫涇沙竹岡塘金滙塘運鹽

河以洩南北兩淮之水于黃浦于上海濬蒲滙六磊  
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溝嚴茂塘  
以洩東西兩涯之水于黃浦總之合流吳淞以入大  
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遼遠不能徑達則卯澱  
北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于崑山濬夏駕浦大  
瓦赤涇諸水于嘉定濬顧浦吳塘南鹽鐵北橫瀝西  
練祁彭越浦華亭涇南翔河涓浦張家浜以洩淞江  
北行之水于婁江三江並行恐難盡洩復濬大倉之  
湖川塘楊林塘七浦塘潞漕塘六泗浦以洩陽城巴

城諸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向茆塘許浦梅  
李塘福山塘耿涇塘三丈浦以洩尚湖昆承湖及毗  
陵晉陵諸水徑入大江濬江陰之東西雷溝舜河利  
港北橫河九里河山塘河青陽河以洩五瀉河芙蓉  
湖諸水亦入大江其治水次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  
瀉三江有所分注衆水盡治下流俱通下流旣通上  
源宜導于是濬宜興之西沈裏河武進之白鶴谿金  
壇之荆城港及長蕩之裏河以洩洮湖荆谿諸水而  
入運河濬武進之孟墳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



白梅集  
卷之三  
港以洩潤州上流諸水而入大江上源既導則下流  
可接下流既通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于深闊  
分引江水北流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于  
夏駕口慢水江口並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宜防庶  
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久遠而水利  
興矣水利既興田乃可治治水而不治田豈惟田工  
之虧終爲水政之缺何也蓋三吳雖號稱澤國低窪  
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  
六七高田所患在旱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又

每相懸大旱之歲水涸岸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而  
高田則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埕阜高田幸而  
一熟而下田則已蓋沒是惡可不爲之所也下田所  
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也高田  
所患在旱則不可無蓄而所以蓄其水者溝渠也下  
田不脩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水潦一時洩瀉不  
乃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  
而適遇旱曠江海流淫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于  
是公又條爲治田大事刊布書冊移檄有司而又力

勸親督高田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今諸郡各邑  
犁然舉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爲災  
圩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爲災是治田之  
事正治水中之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相爲表  
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代有其人興  
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成小補未有建石  
畫壘未利如今日者也良由公之志銳而心誠量虛  
而識遠智習而善斷志銳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貫  
金石量虛則下情悉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事

至不迷善斷則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宏  
遠也某忝公屬吏嘗相從畚鍤間日挹公丰采聞公  
議論觀公作爲知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庸鄙  
而爲之著論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 水考紀畧

水考者水必考而後明也東南水利以百川爲支以  
震澤爲滙以三江爲襟帶以大海爲宗以常鎮爲上  
源以蘇松爲下委要其利害之大端不過視水道之  
通塞而已書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巨浸之委輸

不壅而百川通流也百川之水滙于震澤震澤洩于三江三江入于大海蓄洩以時灌溉常足吾見水之爲利而不爲害也禹跡旣遠世代累遷疏鑿之政廢而不講上流壅闕則下流橫溢一遇淫潦能不爲蓄何也百川之水道不通則不能盡趨于震澤震澤之水口不導則不能盡洩于三江三江之咽喉復滯則不能盡入于大海而欲其不爲蓄也得乎蓋大海之所以能納江湖百川之水者以其洩于尾閭如沃焦然故萬水歸之而不盈也震澤雖巨容納百川苟不

得三江以洩之於大海而欲總三吳之水積之震澤勢必不能內不得洩外必不復能受則不惟震澤之溢能使平陸成川而一渠一瀆之水皆足以爲蓄矣故疏濬之政不可不講也唐宋無論如我 明三吳

海而水利者前有夏忠靖原吉後有周文襄忱其所建立宏偉非不爲三吳永利而水道靡常積歲旣久不無湮塞至我林公爲之經畫然後江湖底定百川流通一復古昔之舊其有功于三吳豈尠小哉蓋經始于萬曆之五年至九年而後竣工爰作水考一書

以告成事執權秉憲非命不尊故先之以詔令岷山  
桐栢崑崙嶓冢莫不有源不窮其源曷沂其流故次  
水源血脉和暢然後榮衛敷腴川澤通流然後灌溉  
獲利故次水道天道玄邈菑祥時有知而謹之人事  
足貴故次水年得失殊狀利害相參則有三老長年  
可採而用用罔不臧故次水議人臣之義以尊主安  
民境外雖專而有不可以不稟令者非疏不達故次  
奏疏官有專職斯事有考成自大禹爲司空代不乏  
人諸所豎立往往垂之史冊照耀來茲故次水官事

貴初謀民難慮始宣揚德意以告有衆以束庶官則  
文具不可缺也故次公移天下之事未有不先經畫  
而能底績者上以權肅令下以令趨事上下之間如  
指臂然故次水政十人聚而謀之一人斷而行之胼  
胝四載神禹爲之而有顯績卽飢寒暑雨胡辭焉故  
次治水凡志士勞臣之所爲日夕兢兢不遑啓處以  
興水利者罔非爲田工也治水而不治田水將曷利  
故次治田以告成事以開後人是不可無紀也若施  
伐足爲引嫌則禹貢可以無作故次水績水利聿興

白梅集 卷之五 九  
將以永利非見之文字不傳非託之金石不固故次  
水碑終焉後之欲求林公之勤勞者觀於此書則幾

又

三吳地形在浙惟杭州爲最高湖州次之嘉興又次  
之在直隸惟鎮江爲最高常州次之無錫又次之太  
湖當浙直之下流蘇淞又居太湖之下流故山源奔  
注自高而卑若鎮常若建康若杭嘉湖凡趨於湖者  
皆源也若蘇若淞凡通其流於海者皆委也源莫大  
于天自委莫大于三江備列之圖以俟司水者考焉

### 水利圖說

夫水有源流委折書載之詳矣乃其道路錯沓迤邐  
盤旋則累句字莫悉也非圖曷以也圖自河馬光其  
端倪而澗漚東西洛都定鼎姬公圖以復辟焉矧今  
日之水有一名兩地數派同源者使必屬之詞幾爲  
詞所掩寧詎能條分縷派爛焉如掌可無煩身歷而  
坐鏡眉睫哉故詞之所不能載載而不及詳者則爲  
之圖其府析而州州析而縣也大禹敷土之遺乎抑  
亦周官經野之制也

白梅集  
卷之五  
十  
詔令小序

水利先詔令者一以宣 天子之德意一以重臣子之事權奏功集事恒必因之 主上尊居九五而神運萬方身在穆清而慮周田野其于水利之廢興生民之利病譬如捧大明以燭幽遐所在洞然明了故命官專督畀以一方生靈之寄惟恐後時而必重其事權錫以璽書所以計安元元者至切也人臣而膺茲簡命命專則人思殫精權重則事無掣肘而䟽鑿底定之政可次第舉行以延訪盡人情以講求合機

宜以舉刺肅諸司以賞罰勸工役百爾有衆所以雲蒸風動而踉蹌奔走斧鍤之下者惟此以鼓舞之此水利之所以先詔令也

水源考小序

表必有領事必有綱治水而不窮其源寧免汎濫之虞故大禹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源長流通日夜湯湯東注于海然後蕩析之災不作不窮其源而惟䟽流分派譬如治病而徒治其表非完計也三吳水利以湖爲滙然而非始于湖也湖受諸谿諸谿源于諸

山嶺蓋皆有所自來也知其所自來鑿其上流疏其  
下流利而導之時乃蓄洩備乃灌溉厥利鉅矣故水  
之有源天地之元化聖哲之上智不能外也職治水  
者尚其留念焉

### 水道考小序

水道者水之所經行也八紘九野之水莫不由故道  
以趨于海大哉海之爲百谷王也譬之人身之血脉  
流通則無恙壅逆則爲災是故神禹之智弗能外焉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道旣通然後蓄洩之政舉  
蓄洩之政舉然後灌溉之利興吳中之水其最鉅者  
曰三江曰五湖其餘陂塘浦蕩以百千計其故道俱  
瞭然可覽睹矣不濬其下流不循其故道而欲治水  
雖神禹不治作水道考

### 水年考小序

治水紀年者何謹災祥也降災者天回天者人是故  
修德以銷之者上立事以防之者次變沴旣作而後  
攘臂希鞬以赴之者下水旱之災國家通患廼吳中  
之所謂災者獨水爲棘矣夫吳澤國也諸水浩淼易

蓄而難洩一遇淫雨積潦蛟龍鼓怒陽侯弄權惡風  
乘之洪波巨濤砰湃橫溢豈惟禾稼滄傷卽廬舍井  
竈蕩爲水鄉民其魚乎惟守土者勤修德義敬天勤  
民朝夕欽欽而又講求水政先事豫防疏壅塞以通  
水道置堰閘以時啓閉築圩岸以障流潦濬溝洫以  
時蓄洩如是則天且降康不幸而遇災而吾先事有  
備災其如我何是守土者之所宜留心也古昔以來  
年代邁遷災異時有備錄謹書一披覽則廩廩悚畏  
矣作水年考

### 水議考小序

天下之事明者議之亦明者用之議于有衆斷于一  
人斯事無遺策而動無僇尤鹽鐵之論漢庭公卿卒  
屈于文學是故事貴議也宋濮安懿王之議朕言盈  
庭而迄無定論百世而下非之是故議貴斷也况夫  
水政之古今殊軌之近異宜沿革利病了不可執治  
病有方而拘于方則靡效用兵有法而泥于法則敗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惡可無議也大人碩士謀謨  
廟廊藹藹父老商確由野苟有裨於水政採而用之



胥石畫也雖有嘉言棄而弗錄則虛雖有神智愎而自用則舛夫謀定而後戰與夫不謀而戰者其成敗之相距豈有筭哉

奏疏考小序

夫水利下奠民生上關國計水利興則民安而國計盈水利不興則民病而國計誦斯勞臣志士之所爲日夕經營而不已者也巖穴之賢私議于田野縉紳之士公言于朝宁私議者罔成功公言者有顯效誠使章朝入而命夕下卽方寸之牘可以活億萬之生

靈而垂千百年之長策是經世者之所大快然非考成卓識平生得於父老之所講求而耳目之所覩記卽策水政之成敗利害如燭照而數計惡可形之章奏聞之廟堂不然空談臆度郢書燕說豈可以民生國計嘗試而漫言之哉書載禹貢酈道元著水經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今其形勢經制班班可考而用之三吳或不盡合故知古知今識時務者爲俊傑慎毋輕疏水哉

水官考小序

水之有官專治水之責也以水名官以官治水將平  
成之績是賴非以備災也是故六卿分職厥有司空  
諸曹率屬亦置都水在外則有水利臬大夫郡司馬  
朝廷每修水利輒遣公卿大臣往督其事而以百執  
事佐之近復命憲臣以璽書行事諸所建白重且鉅  
者奏請于 上其餘一切皆得從便宜彈壓諸司諸  
司有不率不力者皆得論刺之其事權良重必也憲  
修政舉事廼奏功莫我元元福利社稷用光史冊以  
告來世斯其無負于任使乎朝廷設官各有專責故

吏治不清則問太宰戶口不蕃則問司農典禮多缺  
則問秩宗戎事失戒則問司馬刑獄叵平則問司寇  
地利未盡則問司空憲法罕飭則問執法小民靡寧  
則問司牧邊鄙多警則問疆吏水利湮廢則問水官  
此朝廷之所以使天下于指臂而坐策四海者也作  
水官考

公移考小序

按農田便宜國有令甲而興除委折首藉規圖匪繇  
查勘覈實每致孽畫乖方蓋計功者先其事策事者

申其約此古重三令五申而漢庭守畫一之法也不  
然者詢謀不詳曉示不設則耳目不一施爲必紊矣  
洵經理根本之計在公移云

### 水政考小序

夫追往鏡來考古準今國是資焉東南水政國計民  
生胥此乎賴豈細故哉薦紳大夫仰承簡命下惠元  
元各出其智以殫力從事要在刻虛文修實政去近  
利建遠圖嘗謂治水猶治疾苟見垣一方則俞扁在  
吾一心乃方書何可不覽也前筆者後事之師衆議  
集便宜備經畫舉矣作水政考

### 治水考小序

夫治水者水自治也水治水也以水治水而非以我  
治水也水以流通爲性通則利民壅闕則溢而爲患  
窮其本源尋其故道導其壅而使之行如是而已即  
以三吳言之宣歙以上之水可入於蕪湖而不可入  
於荆谿蘇常以下之水可趨於三江而不可積於震  
澤入於蕪湖則順入於荆谿則壅趨於三江則順積  
於震澤則壅雖有神聖欲出胸中之獨見逆水性而

白梅集 卷之五 其  
從事舍故道而奏功吾知其不能也故曰治水者水  
自治也非治水也負薪用璧親操版鋪蒙犯風露無  
間寒暑凡所爲日夜胼胝而爲之者惟此而已

治田考小序

夫治田者所以治水也田之所患在水旱下田患水  
高田患旱三吳號稱澤國卑濕乃其間亦自有高下  
下田患水而所以障水者在圩岸高田患旱而所以  
蓄水者在溝洫圩岸修則宣防有備而水不能爲災  
溝洫修則儲蓄有備而旱不能爲災此治田之大略

乃水政中之最喫緊者也治水而不治田時而水潦  
河道雖通而一時洩瀉不及者無隄何以障之時而  
旱曠江河雖大而寫遠灌注不到者無溝何以蓄之  
水政何裨焉故曰治田者所以治水也然其中經畫  
處分亦煩且勞矣自非高爽薦誠卓然負大人之器  
而又實究心細民之業者莫得而辨觀于近事其効  
可覩見矣按治水治田相爲表裏前已敘之詳矣今  
林公某首開吳淞江以通震澤次開蘇淞下流諸河  
以達三江則下委旣治次開常鎮諸瀆以導下流則

上源亦修而治水之功畢矣復刊布治田六事通行  
四郡責令所司各就田之高下開溝渠築圩岸然後  
旱潦有備民以永賴云

水績考小序

古人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  
也夫展輿圖于指掌殫精神于河渠泝委尋源殺流  
分勢究其通塞之故相其高下之形籌其利害之幾  
而務立爲將來永久之利一望渺茫莫得要領其初  
議亦大落落矣逮其事定功成民乃永賴是非獨才  
智有餘則其精神之所到也語云弗慮何獲弗爲何  
成是故事弗可無績也績用弗成所以勤事者安在  
紀水績者語成勞也非自多其功伐者也是禹貢之  
遺也

水碑考小序

嘗觀河渠溝洫二書言治水者甚悉蓋國之利害所  
關故備論其事云禹貢紀蹟玄圭告成後世之追求  
明德者可考而鏡焉則以聖人之不廢竹素也東南  
澤國儲餉所寄講求水政其事靡得殫紀其所經營

擘畫必筆之竹簡勒之金石凡以存前事而告來世  
斯亦嘉惠元元之心非獨嫻於文辭鈎竒炫彩沽後  
世名此與杜征南之沉碑異矣百世而下尋斷碣於  
荒煙野草之間讀遺文於騷人韻士之筆則經制了  
然在目慨慕興懷思所以踵乃故蹟駕美前人民瘼  
其永有瘳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君子所  
稱三不朽者立言最下而聖賢之功德鴻鉅非托之  
立言者則不能聲施後世爲後世楷程故言亦足也貴

白榆集卷之十五終

白榆集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緯真著

策

問人道尚正兵道尚詭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持衡懸  
鑑靡得而一願與多士商之謂兵在地險則天府百  
二無改也秦胡以短漢胡以綿謂兵在糧餉則積貯  
飛輓無改也蕭何胡以昌李密胡以亡澤蛇魚書同  
一譎性也一以之帝一以之虜成敗是何風馬也陰  
符六甲同一神異也一以興周一以覆宋禍福是何

霄壤也仁義一也湯武用之則王宋襄用之則殃仁  
義同而收效千里者何居兵法一也趙奢用之則勝  
趙括用之則敗兵法同而見功遠絕者何故減竈增  
竈張疑不同而同歸于克敵制勝擊刀斗不擊刀斗  
紀律不同而同歸於宜威立功漢高帝以巴蜀一隅  
東摧彊楚而以天下之衆困於白登唐文皇以晉陽  
一旅南捲亾隋而以四海之師控於遼左豈豪傑衝  
風之衰乎項羽氣壓諸侯所當立歷及其敝也制于  
田父淮陰智包六合所向無前及其敗也死于婦人

豈英雄彊弩之末乎謂兵貴多也則符堅六十萬之  
衆誠投鞭足以斷流也何以卒阨於淝水而曹孟德  
則又以許昌全師走玄德於新野謂兵貴寡也則李  
陵五千之騎誠空拳以冒白刃也何以卒沒于匈奴  
而班定遠則又以三十六人立奇功子西域兵事尚  
幾密故有以銜枚宵度克蔡州之師而又或以火牛  
鼓譟而破燕軍兵事尚鎮靜故有堅卧不起定軍中  
之亂而又或以閉門修齋而償西事拔劍斫案事以  
斷成也而孟明之遺衆而行亦斷也胡爲而卒有殺

師之辱力主和議事以怯敗也而越人之力請行成亦怯也胡爲而卒收霸越之功殷浩才名不減謝安而成敗之迹頓殊仲達智略不下武侯而雌雄之形甚判若此者果何說與變出無常權難預設故天下之大務非膠固拘曲之士所了也爾多士夙抱磊塊行且出而經略天下其間得無若唐之李衛公郭汾陽其人者在乎請詳著于篇以觀爾多士之器具對天下之事若布奕天下之機若轉丸古今之變若疊浪而捲波英雄之智若朝日而夕月布奕者一布

則一局再布則再局積而至於千布無有同時轉丸者一轉無端再轉亦無端積而至於萬轉無有窮時後者之浪疊前者之浪至於排山倒海而靡筭也一日之日經千日之日至於亘古歷今而常新也故聖賢之爲人品也若龍而其以權赴機也若鬼大英雄豪傑之處心積慮也皦於天日而其以智籠萬變也巧于狙公聖賢豪傑之人品以方而其機智以圓天下之常事以正應之而天下之變事以權應之以方故不詭於道以圓故濟事以正應之則有定法以權



應之則無有定法狡獪滑稽難以爲人拘攣曲局難  
與立功是機也聖賢豪傑借之以行其公忠而奸雄  
宵人亦盜之以濟其淫慝不可不辨也請因明問而  
以生乎鄙見爲執事仰陳之執事試財擇焉天下形  
勝秦得百二漢以龍興秦以虎視而運祚修短不齊  
者漢制百二之勝以鎮撫夷夏而秦扼百二之險以  
包然黔首漢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短也蕭何料關  
中戶口以轉漕給餉李密據洛口倉以雄視東都而  
事業興敗迥別者何調足兵食而志平禍亂密倚恃

富饒而罔恤士民何以寬大昌密以驕矜亡也漢祖  
託詭於澤蛇陳涉匿詐於魚書同一譎恠帝張之而  
爲興王之圖涉張之而爲盜賊之行成敗烏得不風  
馬也呂望發跡于陰符郭京喪師于六甲同一神異  
呂躬聖德而智超神人郭挾無賴而計出市井禍福  
惡得不霄壤也湯武之仁義以靖難救民而宋襄之  
仁義以姑息養亂譬之參苓菖陽用之扶衰年則効  
用之救急症則否趙奢之讀兵法妙用在心而趙括  
之讀兵法執不知變譬之奕譜方書用之知變則効

而用之不知變則否孫臏滅竈兵彊則示之以弱以  
誘敵而致勝虞詡增竈兵弱則示之以彊以威敵而  
全軍勢不同也程不識常才以紀律行師故每擊刀  
斗自衛而師賴以完李廣異材出奇于紀律之外故  
不擊刀斗自衛而兵無不克材不同也漢高帝唐文  
皇其始也以兢業之心御方張之衆而勘亂舉事故  
巴蜀晉陽之旅卒以亾秦而破隋其終也以驕盈之  
氣役久罷之師而黷武不休故白登遼左之行卒以  
挫威而辱國勇如項羽所當立靡及其倣也制于田

父拔山氣盡蓋世心灰勇不足恃也智如淮陰所向  
無前及其敗也死于婦人始以智興終以智烹謀不  
足恃也苻堅以六十萬衆挫于淝水而孟德以許昌  
全師大破玄德魏公之衆堅而秦王之衆不堅也班  
超以三十六人立功西域而李陵以五千步卒陷沒  
匈奴班超之筭勝而李陵之筭不勝也李愬銜枚宵  
度以密謀用全力故一舉而蔡州平田單鼓譟火牛  
以盛氣振弱勢故一舉而齊地復瑟何可以膠柱調  
乎周亞夫之堅卧不起以鎮靜而定倉卒之變王欽

若之閉門修齋以懼怯而長敵人之威劔何可以刻  
舟求乎孫權拔劔斫案知其可勝而奮焉以進赤壁  
一炬遂保江東孟明違衆獨行不知其不可勝而冒  
焉以逞于殺一師身敗子虜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  
同歸於亂也宋人力主和議一弱不振而臣主溺于  
晏安南渡之輿終以航海越人力請行成用弱爲疆  
而君臣奮于薪膽會稽之卒終以沼吳宋以弱亡越  
以弱疆用弱何常也殷深源以浮氣虛名而當姚襄  
雄武之傑故功名挫損廢死信安謝安石以高才雅

度而當苻堅驕罷之夫故大捷淝陽勲垂竹帛武侯  
機權神鑑才與誠合故雖提益都渡卒而乃能彈壓  
中州仲達狐鼠爲心姦雄小智故雖號用兵如神而  
不免貽羞巾幗人品不同事業亦異卽才名相逼器  
具相埒而如龍如豬爲虎爲鼠胡可同日語哉大都  
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小仁者大仁  
之賊殺人以安人則聖人爲之故黃帝不廢鉅鹿之  
師文王不廢于崇之役然而不約于仁義則賊不講  
于孫吳則亂不按成法則冥不達時變則固民命不

白梅集 卷之六  
可以試也王昭遠指揮二軍自方諸葛而不免摧喪  
之羞薛大拙自負材氣非薄卧龍而身死亂軍之手  
自非老成端亮深計遠識之士疇能勘亂定難拓土  
開疆著旂常而盟帶礪哉我 高皇帝再造華夷廓  
清區甸 列聖承之文經武備風雨嶽瀆大闡厥靈  
瓌人傑士若唐李衛公郭汾陽其人者世固不乏而  
愚非其人也甕盎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幸甚

表

賀皇子誕生

奏爲慶賀事臣近接邸報恭遇萬曆十年八月十一  
日未時 皇第一子誕生臣躬逢大慶不勝欣躍竊  
惟華渚流虹大地發祥于帝曆瑤光貫月高天呈彩  
于皇圖麟趾振振德徵仁厚螽斯蟄蟄慶洽陽和雲  
仍繼美行國家有道之長千億宏開寶宗社無疆之  
福恭惟 皇上沉幾炳朗妙性冲玄孝奉 慈闈穆  
矣 兩宮雍肅仁沾黎首熙然四海清和蓋惟協氣  
交暢于寰區是以皇天首錫乎元嗣嘉祥式啓會嶽  
瀆風雨之靈英哲挺生協日月星辰之運龍種鳳雛

白梅集 卷之十一  
俊偉豈同凡品金枝玉葉扶踈夙植靈根傳宣宮府  
百辟咸歡詔諭華夷萬方胥快玉壘崇基喜宗祊之  
世薦銀潢衍派占國脉之靈長臣職忝封疆欣逢盛  
美目極雲中望 龍顏之咫尺心懸日下亟虎拜以  
趨踰伏願天眷彌隆聖謨益慎立教以淑沖人出入  
起居之有度正學以端蒙養凝承保傳之無違神聖  
繩繩國本繫苞桑之固元良翼翼宗祧奠磐石之安  
臣無任歡欣鼓舞之至謹具本差官某齋捧謹奏稱  
賀以聞

賀皇上

奏為慶賀事恭遇 皇上冊 兩宮徽號禮成臣誠  
歡誠忤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心報本積誠素  
格皇穹大孝光前倫制莫先禁闈親恩罔極非備禮  
何以答其劬勞毋道至隆非大號何以揚其休美恭  
惟 皇帝陛下玄資天授神明早著于沖年上智夙  
成仁孝益聞于鼎盛問寢 兩宮曉日每馳鳳輦宵  
衣五位卿雲長護龍樓 慈闈掬育燕貽式穀于元  
良 聖孝顯揚鴻號永光乎史冊加仁聖以懿安之

稱仰闡母儀之肅穆加慈聖以宣文之號用章闡範  
之休明玉札金函遠勝丹臺之冊星輝霞彩居然紫  
府之書史館裁成絲筆光生殿陛 至尊親上絳桃  
喜動慈顏臣幸生全盛之昌時快觀尊親之盛典爲  
臣將母錫類恩深移孝作忠服勤敢懈伏願 皇上  
德業日新仁孝益篤重熙累洽保大業于億千文武  
聖神駕美號於三五臣無任瞻天仰聖忻忭舞蹈之  
至爲此具本遣官某齎捧謹奏稱賀以聞

賀仁聖皇太后徽號

奏爲慶賀事恭遇 皇上冊尊 仁聖懿安皇太后  
禮成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唐風覃厚  
平陽錫福于慶都周道休隆鎬洛發祥于文母 聖  
慈育後禎符開萬曆以齊天大孝光前美號軼千秋  
而配帝神人胥快朝野交歡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  
皇太后陛下闡範肅雍躬明德節儉之化慈恩浹洽  
邁宣仁堯舜之稱佐 穆廟以諧神人三靈時若啓  
今上以清夷夏四海晏然蓋惟功德靈承于宗廟是  
以揄揚永光于冊書龍章煥奕琅函上映星虹鴻號

巍我金簡高懸日月華陽真誥何必羨朱陵南嶽之  
尊閭圃雲諶直似降金母西池之札罔極恩酬仰見  
皇情之悅豫無窮祚衍更欣壽域之宏開臣無任瞻  
仰踴躍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某齋捧謹奏稱賀以  
聞

賀慈聖皇太后徽號

奏爲慶賀事恭遇 皇上冊尊 慈聖宣文皇太后  
禮成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慈闈毓德  
安貞協九廟之靈靈辰極酬恩大孝慰四海之望慶都

卜于帝嚳仁明用啓唐堯太姒思媚姜任恭順以昌  
周烈太陰星朗絳闕昭回長信宮深紅雲拱護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坤維奠位泰運開期薦  
生上智應虹流電遶之祥羽翼 聖躬啓日照月臨  
之德蓋盛美久孚于中外而顯號超軼于古今金函  
炳煥移來洞府靈篇玉札輝煌遠邁雲華仙誥恩深  
鞠育萬邦聞母后之慈禮極尊崇四海頌吾皇之孝  
王道無私仁風沕穆太平有象國運靈長臣無任瞻  
仰欣躍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某齋捧謹奏稱賀以

聞

議

貞靖先生私謚議

不佞嘗聞之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智外馳者朴之散也外無雕傷其中則完故至人屏黜浮華獨存其照蓋不佞自童牙從司馬公見其泊然亡好翛然寡營也公爲人敦厚清真聞道殊蚤方出而涉世器重如砥機發如楛負大人之望者數十年其所當靡弗辨其所觸靡弗了者逮其歸也而歛華歸根回光

內燭世緣頓盡若枯

蜩然余觀士大夫之退處無聊

最下者沒于錐刀聲利

最高者逃于詩酒山林是皆

有所託以自娛樂而遣其胸懷內則不足而外假于

物以勝之廼公一無託也秩爲列卿儉若寒士家本

世祿產不踰中人履綦之跡不涉於公府疾遽之聲

不加于臧獲口無厚味身無華衣簡緣省事靡足絀

其丹扁者酒德頗不淺或一飲一石或累月而斷杯

酌卽少以天才自高跋扈於雕龍之業比其晚年亦

一切罷遣曰思慮煩則耗心力綺語多則走元陽老



夫幸不及于耄不復能與文士角技也一几一榻終日默上而已是其中必有以自足而無假于外也是其心必有以自娛而無羨乎物也火不外揚光乃含智不外馳神乃凝故公老而彌壯望之若仙蓋得之守元抱一則至人其幾也世人營營以萬物自勞久而情識疲耗四大無主至於臨終未有不憤憤者公病且逝智鑒朗然言動從容卒歸乎正且有幢節羽騎之異焉信乎公形雖終而神氣不散此其證也公既歿吾鄉之士大夫懷思哲人不能已已則相率而

議私謚先生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智先生實兼之乃私謚曰貞靖先生夫清白守節賢者所能宜未盡公之至性純德至寬樂令終則幾矣夫清白守節者與人爲徒寬樂令終者與天爲徒是先生之所寶也我國家令甲大臣卒于家者率得請謚請祭葬於朝公臨終戒其子駿勿爲請子駿受公治命竟莫請也公之守道履貞而不慕世之浮榮殆其性然夫不慕公朝之榮典又胡羨鄉士大夫之私評而鄉士大夫迄不能已于此舉者則人心之公也

不佞受知心深誠語其生平令管鮑有媿色而公之  
子峻清真好道雅有父風與不佞方爲雲霞交相期  
世外知公之心贊公之德非不佞其誰而不佞固終  
不能以一語贊公也世人務其外至人務其內間有  
知公者貌耳

誄

程思玄太學誄

有序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丁未新都程君太學思  
玄卒嗚呼哀哉君諱問字季思玄其先自周伯符仕

成王封國于程因以爲氏在戰國有程嬰存趙孤歷  
漢魏晉咸有聞人晉元譚由東阿渡江爲新安太守  
因家黃墩陳有靈洗爲開府儀同三司有功于民卒  
謚忠壯敕建廟黃墩春秋祠焉明興有仁叟者渡漸  
江居率東新安里今爲由溪至思玄八世矣其詳具  
余所爲君考程處士傳中母邵氏錢唐人爲  
孝惠皇太后從女姪生思玄處士遂什一教思玄兄  
弟業儁思玄幼而穎異  
肅皇帝乙卯島夷犯境程氏避地發源且日衣冠焚

香顙天祈父母壽及里閭毋罹兵燹後同諸兄弟讀  
書崑山下帷敦憤天溱苑起會山寇犯里思玄從里  
中諸豪俠壯士習弓馬十發九中人咸異之有奇雋  
之日

莊皇帝二年就業南雍先後大司成姜公廷善范公  
伯禎少司成周公順之咸器君琬琰才恒士吳門文  
壽承尤與君善汪司馬伯玉先生及許相公金賞君  
朗秀隆慶六年秋入會稽探禹穴宛委蒐玉書金簡  
尋蘭亭求王謝遺蹟東訪陽明先生廬遂與同曹講

性命之學風格峻整不言躬行師汪見臨卒建業君  
經紀其喪甚悉諸兄程子叙病瘵人畏不敢近君朝  
夕眎疾其婦吳先子叙卒越三日子叙亦卒君臨哭  
盡哀部署後事惟謹人以是稱君有德度長者屢應  
應天試文甚美弗錄爲當事者所掄擊嗟焉壬午復  
赴南都試畢從其兄元方入句曲良常謁三茆君信  
宿華陽洞天庶幾左元放神芝三種之遇云歸而依  
司馬公白榆社因交太史沈君典李本寧司理龍君  
善徐茂吳司諫丁元父王孫來相如與不佞所居芸

窓葉几茗盃薰爐所陳列三代彝鼎唐宋圖卷所交  
與高人韵士名理蟬連風條如也歲丁亥復從元方  
泛彭蠡入湘漢登黃鶴樓裴徊江夏弔禰處士陟君  
山謁帝子髣髴聞湘靈鼓瑤瑟與楚諸公唱和盈絳  
帙將之下雉拜吳明卿之黃州謁耿中丞朝 玉虛  
君恭上會迫于試事不果歸而遂得脾病至十八年  
侵尋轉劇元方爲十易林得繇曰稷爲堯使西見王  
毋君曰余其當遂返于西方乎元方解之曰當求西  
方聖人于是齋戒諷懺又遣醮祠白岳太和病久不

解元方所爲君禱醫者無不至竟不起得壽僅四十  
有四嗚呼哀哉余晤君太函見君美秀如玉風采朗  
映貌與材咸若衛洗馬而壽差過之美好之器濁世  
不能久有盖自昔然乎遂作誄曰

程之先世遐德宣朗立孤存趙節士曰嬰靈洗桓桓  
爲世虎臣生都貴卿沒爲明神思玄蚤慧風氣迨上  
元遜書驢蒼舒称象章羹内含菁華外望質行謹醇  
格度高亮姿美安仁神清叔寶蘭沼波澄松林日杲  
名理奕奕如其嫫好孝友濃至踣立髻年避地省曠

白梅集 卷之六  
朝旦籲天喪其塾師諸兄不祿察也弗避臨而雪哭  
鵠原孔敦在三義薦抱稅抒添卒業成均瑤筵玉筍  
琳琅映人劍也惟寶駿賞其神有才若茲胡嗟不遇  
騁轡上都驤首天路彤闈玉墀美也無度纍起纍蹶  
人嗟數竒玉璞誰剖蘭幽莫知步則彳亍稟乃愉怡  
迺尋句曲信宿僊館東上會稽策足委宛齋禮玄夷  
恭探金簡洪波可乘蓬萊匪遠復浮湘漢擊汰揚舲  
擘勝大別取酒洞庭聞遂龍君聽瑟湘靈南遊秣陵  
山川佳麗雲霞龍葱鬱哉王氣大江乘橈鍾阜頓轡

亡崇弗躋亡幽弗憇六朝精靈先驅擁慧端居匡坐  
虛室生白超然高潔條然簡寂圖書在皮彛鼎陳席  
軒臨茂樹戶蔭修籬都梁解穢頤渚消煩嘉賓來集  
風恬日暄飲必名釀吐必清言天忌美好嬰茲疾疢  
得繇大竒西見王母伯氏友于哀斬奔走胡竟不救  
逝即夜臺白日昏只悲風颯來玉樹蒿艾神龍土灰  
蠹苑魚枯鄴架塵埃名理已矣大雅永摧嗚呼哀哉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嗟乎先府君無祿卽世十有五年於茲尚未得劉片  
石卜尋丈之地而大歸也不肖孤蓋負歿罪十有五  
年每仰視天日遊人間世怛焉嘔心當爲布衣以貧  
故歲就食四方甚困無能舉襄事後幸叨第授一官  
官復補外在外無請告者以故先木久在淺土抱此  
大痛至于今尚困一官歸葬未有期念之腸寸寸裂  
矣第及此時願得世之大人先生一言章布衣之行  
慰彼下泉儻一日得歸卜葬地劉石從事不肖孤死  
且不朽於是孤自爲府君狀府君姓屠氏諱某字朝

文號丹谿其先大梁人宋南渡遷鄞家焉始祖季敷  
傳至祖子良世居鄞甬江北地方數里大江四面環  
而抱之海門之秀奔薄雄結代生偉人太宰襄惠公  
瀟貴貴其三代其他支咸顯號鉅姓大家惟府君自  
其祖子良父璞以及府君三代布衣府君自少廓落  
無他腸頗好弄自肆操弓矢彈丸爲童子之遊稍長  
讀書知大義輒棄去家故有中人產與海客乘巨艦  
絕島而漁大風破舟浮一木得升島上苦饑嚙絮衣  
而食之七日不死獼猴擲果飼府君夜則玄熊守之

後遇海舟過呼而得濟以歸而漁不休風濤數破舟喪其貲殆盡伯父以役適官錢累千百日夜齧府君曰爾余手足也余適孔多爾有產其鬻之以償不然者爾安得高枕卧府君竟鬻其第以償而貧益甚結草屋數間江汜夜爲颶風所折府君笑曰吾以兄故鬻產至託葦苕而居而天又折之豈欲余坐風露之下也復葺敗茅棲焉手種黃花米以爲食入問廚中無炊米出門而眺大江家人牽其裾曰廚中無飯視大江何爲人恒貧必思求食不得已卽少卑窪而可

奈公之束手何府君曰黔婁如食嗟來不至餓死時襄惠簡肅諸公先後貴于朝宗人多藉以自潤而府君貧如故嘗操舟江上有二賈持巨楨求共載者舟木發之皆珊瑚木難文犀玳瑁重寶以出海奸闖得之賈窘跼請曰願以半餉公貸兩人歿府君曰汝以身嘗鯨鯢之波而探驪龍珠匹夫罪孰大焉吾不私汝寶亦不胥汝罪也謝遣之其人泣拜去諸子或告曰某魚鹽可偵得之府君曰爾非津吏安得偵又與人分一金不平質成府君府君斥之曰汝無賴欲掠

人金邪直之居常有饑色而聲如洪鐘每歸自他所  
木至一里嘯聲輒先聞家人恒以聲候其歸晚年舉  
不肖孤十歲令就外傳貧不能具饘粥而遇不肖孤  
過慈不肖孤或從講舍歸不舉火府君撫以溫言即  
忘其枵復平生無城府雅不喜耳語嘗視孤館中大  
言質明未有晨炊令兒讀書良苦不肖孤頗羞之府  
君曰此士之常何羞也家人或有小秘事不敢聞於  
府君府君不善爲藏也里中豪釋憾于長君中之溫  
御史逮長君不在逮府君溫操下急所當多立死府

君自若曰吾食貧六十年不能嫚語何惡之能爲御  
史捕治原廓而問田奴乎夜卧鼻息如雷家人憂懼  
不知所出夜半呼之醒曰此何時而黑甜明旦且見  
主者府君徐應曰明旦事在今夕須睡爾掉頭擁襪  
被鼾聲自若已長君來就逮乃釋府君晚年益返于  
樸如大上人以灌園治圃日娛秋日則手藝菊數百  
本遠舍前後時時引羣兒嬉所言不出園圃事絕口  
不結世務雖白首號太公行然遭小子曾孫于路亦  
折節惟謹人笑之曰太公尊重過折節童子非禮府



君亦笑而不荅行旣最尊日飲人以和子姓後進多  
暱就府君偶面數宗人一豪少年過少年怒攘臂欲  
無禮於府君府君敬謝之乃慙而退有戚屬兄弟爭  
產者愬於府君府君弗善也其人哢哢者久之府君  
爲不聞第以手指其圃曰某花佳不其人遂超然意  
消去不肖孤少而端謹長習文秬浮華從少年爲通  
脫自快又身有傲骨府君不喜數召責讓曰小子浮  
薄雕蟲何爲五晷老矣自以無用於世懸鶚茹藿終身  
然心不藏機械口不吐滑稽可無媿山澤之臞爾乃

攻文辭獵虛聲當世其勿以浮藻雕玄真之心小十  
念之不肖孤二十爲諸生走千里負米姑蔑姑蔑人  
不能厚遇困歸泊舟富春江上夢府君衣冠乘馬導  
從而至告去不肖孤泣拜送之幢蓋冉冉西沒旣寤  
大駭日夜行促歸未至十里令奴馳訊所親或以往  
江北對不肖孤心動命易衣奴不可令奴馳往五里  
訊而不肖孤竟私易衣奴還則府君下世七日矣府  
君平生無疾未卒前一月舍中菊爲盜所竊府君大  
懊夜犯霜露遶籬行防盜卒以此得疾卒之日猶晨

起進飯飯罷危坐而逝明日一道士來言夜夢府君  
高冠大馬西行經長林風謾謾墮木葉嗟乎府君生  
大江上寥廓涵淳之氣實鍾焉故居貧不悶脩然解  
脫至其去衿銷智杜德機自混近被衣王倪矣家人  
嘗笑府君朴直號爲無腸公府君輒颺然曰直者死  
當爲神他日索我三神山嗚呼不肖而便儂以巧則  
有府君之命在府君生于弘治十年卒於嘉靖四十  
五年得年七十子六人佃侯俸俛仍隆隆卽不肖孤  
女二孫十五人女孫六人將以某年月日上葬府君

江上謹爲狀如左敢告賢者哀而銘焉







